

异度花园

〔俄罗斯〕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 著

陈方译

Номер Один,
или в Садах други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Людмила Петрушевская



清华大学出版社

异度花园

[俄罗斯] 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 著

陈方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度花园 / (俄罗斯) 彼特鲁舍夫斯卡娅著 ; 陈方译. — 重庆 :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624-6724-3

I. ①异… II. ①彼…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14564号



异度花园 yidu huayuan

[俄罗斯] 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 著
陈方 译

策划编辑 张维
责任编辑 张维
装帧设计 巴斯光年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40 1/32 印张: 10.5 字数: 233千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724-3 定价: 3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录

译 序

9 第一章 交谈

81 第二章 追捕

111 第三章 异度花园

149 第四章 尤泽尼河来信

175 第五章 朋友的尸体

199 第六章 傍晚和午夜

229 第七章 在莫斯科

257 第八章 家和后果

275 第九章 一群轻盈的幽灵

319 第十章 E-mail

译 序

在俄罗斯作家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Людмила Петрушевская）的众多作品中，《异度花园》（Номер Один, или в Садах други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独树一帜，它不仅仅是作家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同时，相比于她之前的创作，这部小说在风格、内容和叙述手法上都显得很有割裂感。

在写作《异度花园》之前，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已写出不少作品，在俄罗斯文坛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她是 80 年代中期俄罗斯“别样散文”的代表人物，与乌利茨卡娅、托尔斯泰娅在 90 年代并称为女性文学的“三套马车”，一直是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最有分量的作家之一。迄今为止，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从事文学创作已有四十多年时间，拥有各类作品上百部。

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于 1938 年生于莫斯科，1961 年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先后在电台和电视台工作过。她的早期创作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基本上是一些戏剧作品，但直到书刊审查制度和意识形态稍有松动的 80 年代，她的戏剧作品才获得公演的机会，莫斯科的“塔甘卡”和“现代人”等剧院都上演过她的剧作。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戏剧作品基本取材于日常生活，她着力表现现实生活

中的荒诞和悖谬，在非常真实准确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现由于住房拥挤和物质匮乏而导致的父母与孩子、男性和女性、朋友和亲人之间的冷漠和疏远，这与统治俄罗斯文坛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相去甚远。她从不粉饰现实，更不提供虚假的未来图景，她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善恶兼具、美丑并存的人物，戏剧家阿尔布佐夫认为，她的戏剧作品“以准确的心理描述、毫不留情的真实和对人类的挚爱而令人震惊”。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剧作在 80 年代初得到公众普遍欢迎，剧作集《二十世纪之歌》(1988)、《三位蓝衣姑娘》(1989) 为她带来了最初的声誉，她被认为是万比洛夫之后俄罗斯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

从 80 年代中后期至今，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小说和童话领域。她集中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还有一些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这里面既有由于审查原因被埋没很久的故作，也有作家的新作。随着短篇小说集《不朽的爱情》(1988)、《沿着爱神的道路》(1993)、《家庭秘密》(1995) 的发表，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在当代俄罗斯文坛的地位完全建立起来。1991 年，她获得第二届德国汉堡托普费尔基金会设立的普希金文学奖金；1992 年，她的中篇小说《夜晚时分》被评为俄罗斯年度最佳作品之一，并获得首届俄语布克奖提名。近些年来，作家笔耕不辍，1996 年，她出版了一部五卷本选集，随后，她的中短篇小说集《女孩之家》(1996)、《梦境，找到我吧！》(2000) 等也相继问世。作家的小说创作延续了其戏剧创作的一贯主题，而且，她运用小说写作更为丰富的可能性，在这些作品中突出、集中

地表现了女性的命运变数。死亡、疾病、性渴望、酗酒、流产、贫困——这些便构成了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小说的主题和场景，她展示生活的各个侧面，从不粉饰她笔下的生活，从不刻意掩盖生活中的丑和恶，就像绝大多数“别样小说”作家那样，她总是把日常生活中的肮脏、恐怖、凶恶、担忧和痛苦放在自己作品的第一层面，突出表现女性在这种环境下为生存所付出的艰辛，以及由此产生的疯狂和内面等心理特征。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些，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小说曾被评论者称作“刨垃圾堆的小说”，是“丑陋人的天堂”。

在童话创作中，作家表现出来的则完全是与其戏剧和小说作品截然不同的风格，在这些“给成年人看的”、“给全家人看的”色调明快的童话故事中，作家展示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轻柔的抒情风格、善意的幽默，甚至是忏悔，在这些童话故事中都随处可见，而且，像中外文学史上绝大多数童话一样，其结局永远是幸福而又乐观的，善良总是能够战胜邪恶。作家将她的作品结集为《真正的童话故事》、《给全家人看的童话故事》等出版，根据她的作品拍摄的动画片、编写的图画书，在俄罗斯已经成为老幼皆宜的畅销品。

2000年，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发表了系列短篇小说《异度花园》（В садах други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在这个由小说和童话组成的系列里，作家描写了梦境、死人的复活等亦真亦幻的场景。长篇小说《异度花园》沿用了这一名称，小说中诸多关于死后世界的描写与系列小说中所呈现的空间有异曲同工之处，继续扩展了“异度空间”的时空范畴。有评论者认为，《异度花园》是一本“死后世界的导游手册”，作

家丰富的想象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预知”并预先“体验”死亡世界的契机。在《异度花园》中，作家描写了一个转世（变身）故事。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变身或转世并不是一个新题材，只不过这个主题更多地体现在大众文学和文化中。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导演卢西奥·弗尔茨的电影《谜团》（*Aenigma*）叙述的就是一个女大学生被同学侮辱后遭遇车祸，她在濒死的昏迷状态中变身复仇的故事。而美国电影《变身辣妹》（*The Hot Chick*, 2003）同样是一个变身故事，一个爱捉弄人、尖酸刻薄的校花变成了奇丑无比的修车工……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大胆尝试，将一个“大众文学主题”引入其创作，写出了这部小说。《异度花园》的文体风格很有特色，读完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作家使用了多种文学体裁，如戏剧、诗歌、书信，侦探小说、幻想小说等，使这部小说几乎成了一个各种文学体裁的合成体。

作家在《异度花园》中虽然使用了大量的意识流、非线性情节叙述和跳跃性转换，但仔细阅读，仍可揣摩出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名叫“一号”的主人公为了挽救他的同事、曾经的好友、与他同为北方民族科考队成员的库哈列夫，回莫斯科筹集五千美金赎金，但借钱给他的研究所所长潘卡逼他签下用房子做抵押的字据。在去北方营救同事的路上，他遭遇偷窃，那是借给他钱的所长事先安排好的，为了不失去住房，不让自己的妻子和残疾儿子露宿街头，一号开始与小偷角力，他要竭力夺回自己的钱。他在死与生之间两进两出，与偷窃过他的小偷瓦列里合为一人……小说的另一线索是北方民族恩替人的命运，一号作为人类学家，深知这一民族的最终命运，即和美国的印第

安部落一样逐渐失去他们的家园。恩替民族时刻面临着被丘丘人——即类似雪人的野人吃掉的危险，时刻面临着灭亡。恩替人已所剩无几，会唱歌的尼库拉-沃尔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会转世术的最高级别术士尼基福。尼库拉会在睡梦中唱歌，歌中有关于恩替民族和恩替墓葬的秘密。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中并不存在“恩替”这一民族，这个词来自乌戈尔-芬兰语系，作者虚构的恩替民族在习俗、传统和信仰等方面比较接近楚科奇、因纽特等北方民族，在尼库拉所唱的“午夜歌声”中，恩替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萨满教十分相似：世界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其中地下世界是恶鬼魂的栖息地，死者的魂灵都会涌向那里。小说中的丘丘人类似北方雪人、野人、雪怪，是食人族，在小说中，他们成为监狱食人事件的替罪羊。

一号的同事库哈列夫想利用尼库拉的歌声赚取世界性的轰动效应，想挖掘墓葬获得财富，他偷窃了恩替人信奉的地下世界之神的眼睛——一块晶莹的紫水晶，而根据恩替人的信仰，一旦神眼被偷，世界上所有的恶都会集中在地下世界之神的眼窝里。小说中确实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恶和怪诞，似乎超越了俄罗斯文学中这一内容的总和：主人公一号并非救人英雄，他从不帮助自己的莫斯科妻子，而且他还有两个恩替人妻子，他和她们生了两个孩子；库哈列夫偷窃地下世界之神的眼睛，有不加选择侮辱妇女的偏好，此外，他还和一号的妻子有染；研究所所长潘卡既无知又贪婪，他不仅安排偷窃，而且还是恋童狂，他购买巴基斯坦假美钞，倒卖车辆，最后死在乱枪之下；小说中的瓦列里——一号转世后的“躯壳”，偷窃，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主人公所创建的电脑游

戏“在异度花园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神眼还回地下世界之神的眼窝，堵住这些恶源。从情节上看，游戏的目的达到了，或许随着一号送回神眼，小说中无所不在的罪恶和荒诞也会渐渐消散。

作家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游戏，不仅仅是电脑游戏，而且也是一个死亡游戏，但作者极力远离游戏，对于她，游戏以及北方恩替民族的消亡就是一个隐喻，她借此表达文化、科学以及知识分子精神在犯罪行为、暴力、拜金主义的重压下即将死亡的当代情境。但是，对于一部后现代风格的作品，欲挖掘其深层意义、提供出某种解读线索，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或许也违背作家的初衷。对于我们来说，小说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或许并非其情节和寓意，而是一些文体和风格上的特征，如多声部语言的交替并行、主人公转世后潜意识的无痕流动、作者的语言游戏、充满智慧的谈话，等等。小说中也有一些让人感到温馨的场景，如转世后的一号回家探望妻儿。作家那看似不动声色、其实却温情澎湃的情感处理方式，能让人回忆起她先前一贯的创作题材和风格。

《异度花园》于2004年在俄罗斯出版后，在批评界引起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响：有人认为它是当年的“文学大事件”，是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创作上的一个新突破；有人则认为它“空前酸涩”，作家不过想以此对与她同时代的佩列文、索罗金表达蔑视，意在让自己成为俄罗斯文坛的“一号”。但不管怎样，这部小说都构成了一个坐标，使我们可以更贴切地了解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创作的新探索，并进而感触到当代俄罗斯文学新的风格和追求。

《异度花园》是译者翻译的又一部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作品，相对于之前的翻译，作家极其简短的语言风格让人感到熟悉，但小说中大量自创词汇、口语俚语、内心独白、意识流等的存在，却让我在翻译过程中不止一次感到困惑甚至头疼，有很多内容都是在多次阅读，甚至校对译稿时才大致弄清楚的。翻译的过程虽然艰辛，但豁然开朗的感觉就像通过了电子游戏中的关卡，我似乎也不不知不觉参与进了作家虚构的游戏，过关斩将最终达到终点。译文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还恳请读者包容并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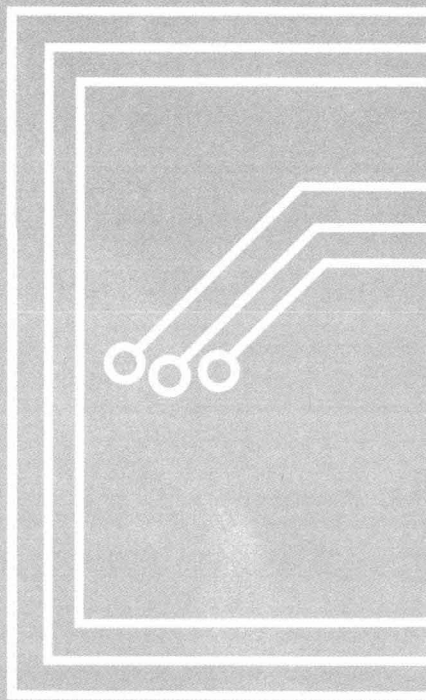
陈方

2011年7月26日

于北京近山居

第一章

交谈



甲：看，这就是他……他在唱歌。看见了吗？边睡边唱。

好吧，稍等片刻……

歌 声

这是人们前往地下世界的地方，拾阶而下，沿着没有尽头的斜坡走向十层炼狱，走向永久的冰层，因为，因为那里寂静一片。而这是一扇门，一片篱笆，是从中间王国，从人间通向地下王国的幕帐。嗯，谁都无法看见，灵魂怎样走向那里，安静地、痛苦地走着，忍着疼痛挤过去，艰难地钻进这扇门，嗯，灵魂看见并领悟他们自己在往哪儿走，因为，因为，由于，嗯，很难走进这些无法丈量的冰层，死亡的路很艰辛，嗯，没有尽头，炼狱，还是炼狱，上升，下降，一个独臂三指人在入口问：“有什么新闻吗？说说吧！”而灵魂按照规定，嗯，就像约定的那样，就像通常应该的那样，就像和陌生的主人见面时所需要的那样回答：“什么新闻都没有。”之后，他沉默不语，于是永恒的沉默拉开了帷幕，永远地拉开了。

好吧……这里我不明白……现在我们回过头去听。

吃力的歌声

三指人的眼睛就像黑色的鸟巢，嘿嘿，黑洞里的黑鸟巢，而第三只眼睛就像入冬前落日的眼泪，嗯，有时还像盛夏的眼泪，它从

冰里钻出来，移动着，打着趔趄，三只手指的胳膊细得就像绳子，就像我们用白马鬃编的辫子，为了抓住灵魂，胳膊细长得就像柳恩格河，既然话已经说出口，就没有回头路。在那儿，在中间世界里，在上面，在人间，活人死去，这是逝者的工作，嗯，死亡劳动，人们淹死，或者受伤，或者生病，一个人躺在死亡森林的鬼魂中间，他是上着夹板用雪橇送到这里来的，包裹得就像货物一样，嗯，鬼魂已经开始啃噬他的灵魂，他不能在这条路上停留，因为，由于，嗯，鬼魂已经进入了人的身体。别把要摔倒的人扶起来，推一把要死的人吧，嗯，不要把细杆、粗杆、长杆递给溺水的人，既不要把抓钩——这是一种带钩子的木棍——扔给他，也不要给他救生圈。现在我把磁带倒回去¹。这些我已经翻译过了，我很轻松。

歌 声

三根手指悄悄靠近，看，鬼魂们已经在贪婪地吃了，嗯，他们咬住这个人，进入人体，灵魂的身体。不要念那些诅咒了，还有你们的经书，只有身体才能被挽救，而三只眼，黑色的三只眼已经在灵魂里，在那儿生存，蠕动。可是如果人不同意死去，他从冰坑走到外面，保留、爱护自己的生命，他得救了，那么他就变成了流放犯，他已不再是他，嗯，不是他自己，他变了，他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在中间世界，在活人之中没有他的位置，他是鬼魂。他也无法

1 这一段是一号放给所长听的录音，他自己翻译的。——译者注（全书同）

再进入自己的家门，妻子不会和他躺在一起，母亲也不会给他吃东西……好吧……我们暂时停下吧……问题在于他现在就要为自己预言死亡了……是的。好吧。现在他在大声说明天他就会死去。很简短。看！……您看见了吗？

乙¹：我看见什么了，我在这儿能看见什么……

甲：顺便说说，他也不见了。原来一切如此。在胸口中间……

乙：好吧。别说了。老实待着吧……又怎么了？连个鬼都看不见。你看，你为什么……这是什么？给我这个干什么？

甲：我需要五千美元，我说我要把库哈列夫赎出来。

乙：哦，又是花小钱买大鱼吗？你就为了这个给我看这些吗？为了五千块我就得看你的这个秃顶？有一个跟这事有关系的浑蛋说了些含糊话，你明白吗……这个人在你之前刚走，要一千五百块去考察，又没少要，现在你又闯进来了……列娜让他进来的，明白吗……你又给她带糖果来了……我现在就把她叫来！（停顿）我哪儿来的这么多钱？要钱去赎他吗？我今天在电话里已经跟你说了，这笔钱我哪个栏目都放不进去，会计室的那个薇拉·尼基托夫娜不会明白的。你跟我说，你要搞点耸人听闻的事情出来。

甲：我会还给您的。

乙：你不是会还嘛。问题是，拿什么还啊？你可是挣钱的！

甲：我工作得够多了。

乙：对，一到晚上就赶不走你，打更的人都汇报了。有什么好

1 乙，即所长，是一个非常没文化的人，他的对话中有很多语病和无知的表述。